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孫公談圃 第一卷

藝祖生西京夾馬營，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為學，宣祖遺藝祖從之。上微時尤嫉惡，不容人過，陳時時開論，後得趙學究，即館於汴第。杜後錄陳之舊，召至門下，與趙俱為門客，然藝祖獨與趙計事，陳不與也。其後藝祖踐祚，而陳居陳州村舍，聚生徒如故。逮太宗判南衙，使人召之，居無何，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，藝祖怒問狀，太宗懼，遂遣之，且以白金贈行。陳歸，半道盡為盜掠，居陳村舍，生徒日衰，饑寒無與從者。太宗即位，以左司諫召之，官吏大集其門，館於驛舍，一夕醉飽而死。趙學究即趙普也，陳忘其名，崔伯易能道其詳，屢欲作傳。周孟陽春卿，英廟宮僚也，聖眷素厚，書簡以老丈稱之。當儲副時固辭不就，而魏公亟欲定大計，使人請春卿，春卿因造臥內諭意。時裕陵秉燭侍立。上曰：「所以不就者，避禍也。」春卿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太尉豈不知？若果不就，必當別立他人，太尉能避禍乎？」上大悟，即拜春卿牀下，遂正儲位。裕陵在東宮，朝廷復以春卿為翼善。春卿為人純直，謂不當為父子宮僚，上表力辭，有「親奉堯言，躬承禹拜」之句。魏公怒曰：「不易丙吉。」初，朝廷闕副樞，人以春卿必膺是命，已而寢不報。迨裕陵即位，孫永述其事，始進天章閣待制，入謝，上撫慰甚厚。未幾，以疾終，家貧不克葬，露殯佛寺。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，宣仁曰：「待其子來。」子定民至，盡哀。英廟所賜御札上之，賜銀千兩，官其一孫。

趙參政抃悅道，初好神仙術。在成都，有僧上詩云：須向維摩頂上行，悅道遂悟。後有道士獻紫金盃，悅道拒不受，道士求金三兩易之，悅道曰：「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，不可。」在青州，有何郎中，相傳晉時人，公招之至，則鬚髮皓白，肌膚如槁木，龍鍾幾不能步，而飲啖自若。悅道憫其羸，使兩吏扶掖而出，至門外，則行步如飛。吏還報，悅道大駭，使健步追之，已失所在。悅道後歸鄉里，一日，忽遍辭親友，其子〈山幾〉怪其形色異常，問後事，悅道厲聲斥之，少頃，跌坐而化。

秦州西溪多蚊，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，有一廳吏醉僕，為蚊所嗜而死。世傳「飽似櫻桃重，饑如柳絮輕。但知從此去，不要問前程」，范文正公詩也。西溪瀨海堰，呂蒙正所治，至今屋記尚在，後文正繼往，故堰之城至今為利。

王青，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，自號王實頭，常遇奇士，傳一相術，時時相公之奴婢，輒中。夫人一日呼至堂下，青遽相其女曰：「此國夫人也。」夫人笑曰：「為我擇一佳婿。」青應聲曰：「恰有一秀才，姓富，須做宰相，明年狀元及第，在興國寺下。」元獻退朝，夫人具道其事，使人通好。明年，富黜於春官，晏以青為妄，大悔之。未幾，富中大科，恩比狀元，即大丞相鄭公也。青有女婿，時秀才，儀貌甚偉，眾以青善相，必得非常人。青曰：「吾女命薄，安敢適富貴人。」時生亦非遠到，果及第而卒。

司馬溫公之薨，當明堂大享，朝臣以致齋不及奠。肆赦畢，蘇子瞻率同輩以往，而程頤固爭，引《論語》「子於是日哭則不歌」。子瞻曰：「明堂乃吉札，不可謂歌則不哭也。」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，子瞻戲曰：「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。」聞者笑之。

呂相端奉使高麗，過洋祝之曰：「回日無虞，當以金書《維摩經》為謝。」比回，風濤輒作，遂取經沉之，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，音韻清越，非人間比，經沉隱隱而去。崔伯易在禮部，求奉使高麗故實，遂得申公事。故楊康國、錢鏐皆寫此經往，豐稷為楊掌箋表，言東海洋，龍宮之寶藏所也，氣如厚霧，雖無風亦有巨浪，使人臥木匣中，雖蕩而身不搖，食物盡嘔，唯飲少漿。舟前大龜如屋，兩目如巨燭，光耀沙上。舟人以此卜之，見則無虞也。

荊公為江西漕，夢小龍呼相公，求夾注《維摩經》十卷，久而忘之。後至友人家，見佛堂中有是經，因錄而送廟，及在相府，夢小龍來謝。

吳待問得解時，母已八十餘歲，欲赴禮部，見鄰人泣下。鄰人曰：「秀才但行，吾遣妻兒往，毋恤其失所。」待問下第，不果歸，次舉登第，及門，方知母已亡。問殯所，乃在一路隅，待問欲遷，鄰人云：「初已卜地，無何至此樞繩自斷，遂薰葬。」待問引術者求佳處，數日無易路隅之吉，遂為兆域。後諸子相繼登第，而衝卿人相。

交趾犯邕州，蘇緘知不可守，自殘其家，坐廳事罵賊而死。朝廷命郭達討之。交趾地熱，死者十八九，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，所過暴犯無噍類。士卒頗思戰，達下令：敢言戰者斬。相持久之，食盡，有覘者言，峇粟江外可取燕。達疑有伏兵，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。交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，禁嗜慾，教以陣法，銳甚，人執金牌為號，果遇於峇傍。達以蕃落騎誘至平地，大破於江中，其卒猶執金牌而沒。遂擒太子，因是納款，當時多罪達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。

元豐修城，李士京主其役，日費四百千為傭值。元祐初，公為御史，按圖視開發處，來山乾艮例皆發掘，將至震地，即上言：「民庶之家猶有避忌，況天子眾大之君乎？」其論甚切，因是罷役。濬濠時，土中得一物，狀類人而無眉目，埋之他處，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，或言太歲也。又獲大蛇，類龍，送金明池，是夜大風飄瓦。

子瞻以溫公論薦，簾眷甚厚，議者且為執政矣。公力言：「蘇軾為翰林學士，其任已極，不可以加，如用文章為執政，則國朝趙普、王旦、韓琦未嘗以文稱。」又言：「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，及居相位，天下多事，以安石止可以為翰林，則軾不過如此而已，若欲以軾為輔佐，願以安石為戒。」

子瞻試館職，策題論漢文帝、宣帝及仁宗、神宗。公率傅堯俞王岩叟言：「以文帝有蔽，則仁宗不為無蔽；以宣帝有失，則神宗不為無失。雖不明言，其意在此。」久之，御批軾特放罪。

仁廟聖誕，乃李淑妃也，謚章懿太后，晏殊撰碑。薨時上幼，章獻養為己子，雖上亦不知也。及即位，章獻稱制，而楊太妃病革，上問疾，楊密語其事。上大慟，即見執政，欲行服，章獻難之，眾無敢言，獨呂夷簡不去，進曰：「陛下萬歲後，獨不念劉氏乎？」於是持心喪，然宮中稍有異說。章獻崩，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，形色如生，鬢髮鬱然，無少異，上於是存撫諸劉。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，上不悅，後升■二后赦文，孫抃當筆直言：「為天下之母，育天下之君。」上覽之感涕，孫遂參大政。

司馬溫公謚牌，賜名清忠粹德。紹聖初，毀磨之際，大風走石，群吏莫敢近，獨一匠氏揮斤而擊，未盡碎，忽僕於碑下而死。

鄭毅夫未第時，夢浴池中化為大龍，池邊小兒數十，拍手呼為龍公來，既覺，猶見其尾曳牀間。卒於安州，十年，貧不克葬。滕元發為郡，一日夢毅夫來，但見輜中一白龍，身首即毅夫也，元發因出俸營窆。

荊公為許子春作家譜，子春寄歐陽永叔，而隱其名。永叔未及觀，後因曝書讀之，稱善，初疑荊公作，既而曰：「介甫安能為？必子固也。」

蘇洵明允作《權書》，永叔大奇之，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，奏於朝，明允因得官。

崔公度伯易，自號曲轅先生，作《太行山賦》，以太行近時忌，改作《感山賦》。裴煜得之，獻魏公，未及品藻，示永叔，永叔題其後曰：司馬子長之流也。魏公因薦其文，英廟欲擢以館職，魏公言：「未見其人之賢否，召與語，未為晚也。」後數日，伯易與友人會話，坐上忽齋誥身至，乃授伯易穎川防禦推官，國子監直講。荊公嘗云：「《感山賦》不若《明珠賦》。」

公言：「昔曾得椰子酒嘗之。」餘因曰：「椰子本出伽盧國，其地熱，衝植椰子木為蔭。剖其實，中有酒能醉人，若他國所釀，多不同。西域葡萄酒，南蠻檳榔酒，扶南石榴酒，辰溪釣藤酒，赤土國甘蔗酒。」

子瞻得罪時，有朝士賣一詩策，內有使墨君事者，遂下獄。李定何正臣劾其事，以指斥論，謂蘇曰：「學士素有名節，何不與他招了？」蘇曰：「軾為人臣，不敢萌此心，卻未知何人造此意？」一日，禁中遣馮宗道按獄，止貶黃州團練副使。

李撰、徐禧為同人時，善景德寺嚴法華，嚴死，又與小法華善。一日，法華引禧、撰往相國寺小巷中，至一茅茨間，見一老人

藉薦而坐。老人見撰，曰：「華山童子也，得也得。」次見禧，詫曰：「許真君兒，五代時宰相，殺人多，減三品」。後禧敗永洛，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，果第四品也。禧洪州人，家住許真君觀後。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。西駙馬店火，先一日，往店後孫染家，懷中出一木，略如魚狀，曰：「此行兩龍也，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。」取水一碗，以木魚盡灑屋壁，懷之而去。是夜火，孫氏完，惟焚一廁，乃木灑水不至處也。

溫公大更法令，欽之、子瞻密言：「宜慮後患。」溫公起立，拱手厲聲曰：「天若祚宋，必無此事。」二人語塞而去。方其病也，猶肩輿見呂申公，議改都省。臨終牀簟蕭然，惟枕間有《役書》一卷，故公為挽詞云：漏殘餘一榻，曾不為黃金。

儂智高陷邕州，狄青討之，列軍陣城下。智高大宴城頭，鼓吹振作，一人衣道服罵，官軍有善射者，一矢斃之。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，勇甚，為鑣所殺，青見之，汗出如雨。世言青真武神也，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，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，大呼騎步夾進，遂破智高。是時智高可擒，青疑有伏兵，乃止。

孫莘老知福州時，民有欠市易錢係獄甚眾。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，請於莘老，莘老徐曰：「汝輩所以施錢者，何也？」眾曰：「願得福耳。」莘老曰：「佛殿未甚壞，佛又無露坐者，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，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，其得福豈不多乎？」富人不得已，諾之，即日輸錢，囹圄遂空。

杜祁公為人清約，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。時朝多恩賜，請求無不從，祁公尤抑幸，所請即封還。其有私謁，上必曰：「朕無不可，但這白鬚老子不肯。」

汀州地多香茸，閩人呼為香薷，公曰：「孰是？」予曰：「《左傳》言：『一薰一蕕，十年尚有臭。』」杜預曰：「蕕，臭草也。」《漢書》：「薰以香自燒。」顏籛曰：「薰，香草也。」左氏以薰對蕕，是不得為香草。今香茸，自甲拆至花時，投殺俎中，馥然，謂之臭草可乎？按《本草》：「香薷，薷音〔夕上東下〕，味辛。」注云：「家家有之，主霍亂。」今醫家用香茸，正療此疾，味亦辛，但淮南為香茸，閩中呼為香薷，此非當以《本草》為證。」公曰：「信是。」

杜太監植少子灼，為李定所摺，定曰：「莫要剝了綠衫。」灼從容對曰：「綠衫未剝，恐先剝了紫衫。」定大怒，枷送司理院，求其贓罪不得，以它事坐之，衝替而已。定未幾，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，貶官而死。灼今為循州興寧尉。

王德用，號黑王相，年十九，從父討西賊，威名大震。西人兒啼，即呼黑大王來，以懼之。德用在朝屢引年，仁宗惜其去，兩為減年。一日除樞密使，孔道輔上言：「德用狀類藝祖，宅枕乾岡。」即出知隨州，謝表云：「狀類藝祖，父母所生；宅枕乾岡，先朝所賜。」時人莫不多其言。

藝祖從世宗徵淮南，有徐氏，世以酒坊為業，上每訪其家，必進美酒，無小大奉事甚謹。徐氏知人望已歸，即從容屬異日計。上曰：「汝輩來，吾何以驗之？」徐氏曰：「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，不過存中節，世謂徐雞爪。」迨上登極，諸徐來，皆願得酒坊，許之。今西樞曾布，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，亦無中指節，故西樞亦然。世□其異故貴，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。

仁宗嘗患腰疼，李公主薦一黥卒，即召見，用針刺腰，針才出，即奏云：「官家起行。」上如其言，行步如故，遂賜號興龍穴。

劉虛白，金陵人，善三輔學堂，只相兩府。見曾子固曰：「乞兒也。」陳執中為撫州通判，使者將劾之，虛白曰：「無患，公當作宰相。」使者果被召，半道而去。王益知韶州，自期必至公輔。韶有張九齡廟，相傳兩府過，雖赤日亦下雨，王過兩作，尤自負。還金陵，盛服見虛白，曰：「幾時入兩府？」虛白笑曰：「只做得都官。」益大怒，欲危以事，時茶禁嚴，聞虛白自南來，使人伺察，為一郡將庇之，得免。後虛白竟以它事杖脊，而益果終都官郎中。

荆公以瘳病，夜焚紙錢，平甫戲曰：「天曹也行倉法。」時新立倉法，胥吏重祿者皆用馬，人以為不便，故平甫譏之也。

夏文莊父為侍禁，時文莊尚幼，有道士愛之，乞為養子。父止文莊一子，弗許，道士曰：「是兒有仙骨，不爾位極人臣，但可惜墮落了。」後文莊為通判，又見昔日道士，曰：「尚可作地仙。」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，搖手曰：「無及矣。」遂不復見。

公嘗與孫莘老、傳師、喬師聖、閻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，不至者以書督之。公曰：「今莘老、希聖相繼謝世，獨傳師尚顯，求仁碌碌仕官，而某謫遠方。前日之約不能及矣，良可歎也。」餘謂：「林泉軒冕，雖去就不同，皆有命焉。」公曰：「然。」